

新校正詞律全書

第二函
函六冊

詞律卷十六

小燕子論心

與首辭同

蘇寧

竹樵

陽羨萬樹紅友論次

秀水杜工部

垂楊

九十九字

陳允平

銀屏夢覺漸淡黃嬾絲韻一聲鶯小細雨輕塵韻早初閉東風悄
依然千樹長安道翠雲鎖玉窗深窈斷橋人可平帶舊愁
多少叶還是清明過了任煙縷露條碧纖青可仄天涯幾回
惆悵蘇隄曉飛花滿地誰為歸甚薄倖作平道波縹緲鶯不喚春可仄

歸人自老

風遙窮怪竹

一聲至深窈與後碧纖至縹緲同詞極精微聲調如此不無心體認纔得
二句皆七字而建章句與幾回句皆束上語依然句與學又怪竹枝歌聲
香卿詞向調相同

中所謂段落也。論其細處，則輕塵天涯兩平聲之下，語氣另起，故用平，而其下用翠雲鎖，甚薄倖，以仄平仄起。

悄上樹去，道上悵去，曉上地去，歸上皆極抑揚，諧暢之妙。君衡信騷壇高手哉。譜注混填俗極。

按日涉
綠句淡作

字上有縱

字應增

秋宵吟 九十九字

姜夔

古簾空墜月皎，坐久西窗人悄。
蛩吟苦漸漏永，丁丁箭壺催曉。
引涼颼動翠葆，露腳斜飛雲表。
因嗟念似去國情懷，暮帆煙草。
帶眼消磨為近日愁多，頓老衛娘。
何在宋玉歸來，兩地暗螢。
繞搖落江楓早，嬾約無憑。
幽夢又杳，但盈盈淚灑單衣。
今夕何夕恨未了。

此詞應分三疊。第一段于摧曉佳，蓋引涼颼以下與首段前同，亦雙拽頭之謂耳。此堯章自度曲，平仄皆宜遵之。幸譜不收，不然此結必注改七言詩句法矣。

迷神引

九十九字

晁補之

黯黯青山紅日暮浩浩大江東注餘霞散綺回向煙波路使人
愁長安遠在何處幾點漁燈小迷近塢一片客帆低傍前浦
暗想平生自悔儒冠誤覺阮途窮歸心阻斷魂縈目一千里傷
平楚怪竹枝歌聲聲怨為誰苦猿鳥一時啼驚鳥嶼燭暗不成
眠聽津鼓

此調多三字句最為悽咽但後段一千里句應即前回向句疑回字上下落一字怪竹枝
歌比使人愁多一怪字亦恐使人上落一字至于幾點八字即後猿鳥八字一片八字即
後燭暗八字極為整齊且上句近字鳥字用仄聲下句前字津字用平聲正抑揚可愛處
如此對仗極易考證而圖譜以幾點至前浦十六字分作每句四字不但破壞此調而小
迷近塢成何文理尤咎不幸受寃于六百年之後可嘆也覺阮途窮怪竹

枝歌乃以覺字怪字領句不可況作仄反平此種處須細心體認纔得

按詞譜參校柳耆卿詞注云回向煙波路句多一回字又怪竹枝歌聲
聲怨句多一聲字如刪去二字則與詞譜所收柳耆卿詞句調相同

無悶

九十九字

王沂孫

陰積龍荒寒渡雁門西北高樓獨倚悵短景無多亂山如此欲
喚飛瓊起舞怕攬碎紛紛銀河水凍雲一片藏花護玉未教輕
墜清致悄無似有照水南枝已攬春意誤幾度憑闌莫愁凝
睇應是梨花夢好未肯放東風來人世待翠管吹破蒼茫看取

玉壺天地

悵短景至銀河水與後
誤幾度至來人世同

又一體

九十九字 本集名閨怨無悶

程 垢

天與多才不合更與殢柳憐花情分甚總為才情惱人方早
世春殘花褪也不料一春都成病自失笑因甚腰圍半減淚珠

頻搵^叶難省也。怨天也。自恨怎免千般思忖。情人說與又郤不
忍拌了一生愁悶。又只恐愁多無人問到這裏。天也憐人看他
穩也不穩。^叶

大略與前詞同。而自失笑句法不同。情人句少一字。因用俳體。平仄難學。作者但依前王詞可也。選聲將不合。以下十一字為一句。而錯以甚字為韻。大誤。不合句四字。端柳句六字。分字去聲。端然是韻。前詞句法甚明。且甚字閉口。不應入此為叶。蓋未深考耳。○按書舟此詞名。閨怨無悶。今觀王詞止作無悶。則閨怨二字乃所賦之題。後人并調名連刻也。○自失笑下十三字。不比前詞乃與後題到這裏下同也。蓋因甚句雖六字。天也句雖四字。實則一氣貫下。分豆不拘耳。穩也之也字上聲可作平用。不字亦平。○又按夢窗有催雪一調。與此全同。今錄後備考。

催雪九十九

吳文英

霓裳飛瓊鸞駕弄玉。沓隔平雲弱水。倩皓鶴傳書。衞娘呼起。莫待粉河凝曉。趁夜月瑤笙飛環佩。蹇驢吟影。茶煙電冷。酒亭門閉。歌麗泛碧蟻。放繡箔半鉤。寶臺臨砌。要須借東君。灞陵春意曉。夢先迷楚蝶。早風戾重寒侵羅被。還怕掩深院。梨花又作故人清淚。○此或夢窗以前調賦。摧雪之詞。後傳其題而逸其調名耳。初稿中竟列此調。偶因夜長不寐。于枕上背吟。覺有相鬢鬚者。因憶與無悶正同。急起呼童吹鑪火。燃燭改之。不然幾分兩調矣。既以有幸。又復慮譜中尚有類此者。不及檢點。未免詒譏。惟望閱者。摘出而駁正之。

言
律

卷十六

幸甚幸甚丙寅
臘八夜附記

按詞譜另列催雪一調于無悶調下注云詞律以此詞與催雪類編
催雪前結四字三句已有不同後段句豆押韻尤為迥別特為分列

十月桃

九十九字

張元幹

年華催晚聽樽前偏唱衝煖欺寒樂府誰知分付點化金丹中
原舊遊何在頻入夢老眼空潛撩人冷慙渾似當時無語低鬟
有多情多病文園向雪後尋春醉裏憑闌獨步羣芳此花風
度天然羅浮淡妝素質呼翠鳳飛舞爛斑參橫月落留恨醒來
滿地香殘

可平

衝煖下與後

醉裏下同

新雁過妝樓

九十九字

吳文英

閨苑高寒韻金樞動冰宮桂樹年年翦秋一半難破萬戶連環織叶

錦相思樓影下

句

鈿釵暗約小簾間

句

共無眠素娥慣得

句

西隊玉闌干

叶

誰知壺中自樂正醉園夜

句

玉淺鬪蟬娟雁風

句

自動勁雲氣不上

句

涼天紅牙潤沾素手

句

聽一曲

五

清歌雙霧鬟

叶

徐郎老恨斷腸聲

句

離鏡孤鸞

叶

夢窗此調二首字法一一相同作者不可任意更變觀其所用諸去聲宜學蓋其他作亦然必非偶合者。按張玉田有瑤臺聚八仙一調陳君衡有八寶妝一調查與此腔合今皆錄于左幅。

瑤臺聚八仙九十九字

秋月娟娟人正遠魚雁待拂吟牋也知遊事多在第二橋邊花底鴛鴦深處睡柳陰淡隔裏湖船路絲絲夢吹舊曲如此山川平生幾兩謝屐便放歌自得直上風煙峭壁誰家長嘯竟落松前十年孤劍萬里又何似畦分抱甕泉中山酒且醉餐石髓白眼青天與前詞皆同只峭壁誰家平仄稍異想十字一氣可以不拘觀後陳詞可見幾兩二字可作平用非泛然仄聲也

望遠秋平初過雨。微茫水滿煙汀。亂蕪疎柳猶帶數點殘螢。待月重樓誰共倚。信鴻斷續
兩三聲。夜如何。頓涼驟覺紈扇無情。還思驪鸞素約念鳳簫雁瑟。取次塵生。舊日潘郎。
雙鬢半已星星。琴心錦意暗嬾。又爭奈西風吹恨醒。屏山冷怕夢魂飛度。藍橋不成。與
前詞同。舊日潘郎四字與張合。○按八寶妝另有二百十字調。是名同調異者不可誤認。
查夢窗夢醒芙蓉一首。尾云。秋香月中初疑是秋月香中。今觀此藍橋不成則知此句亦
可用平平仄平耳。○兩調用去聲處亦多與吳詞相合。可見是故意推敲。非泛用也。○又
按以上兩調俱以八字為名。或採八調合成。但不可查証。即前新雁過妝樓或係節取未
可知。○按詞譜注云。張炎詞名瑤臺聚八仙。陳允平詞名八寶妝同是此調。

鎖窗寒

九十九字

周邦彥

暗柳啼鴉。單衣竝立。小簾朱戶。桐花半畱。靜鎖一庭愁雨。灑空階。更闌未休。故人翦燭西窗。語似楚江暝宿。風燈零亂。少年羈旅。遲暮嬉遊處。正店舍無煙。禁城百五。旗亭喚酒。付與高陽傳。侶想東園。桃李自春。小脣秀靨。合在否。到歸時。定有殘英待。

客攜樽俎

千里和詞于畝字用許。酒字用羽似叶而非也。更闌未休闌字平聲。桃李自春李字上聲可通用。不可因仄聲而用去聲也。未字自字則必用去耳。汲古刻片玉更字作夜。此字用仄不妨。自字作經則誤矣。桐花至窗語與後旗亭至在否同而在字用去聲。查此字他家有作平聲如前段窗字者。但千里和詞亦用舊字碧山王田亦用更雁自等字故知用去聲者當從也。嘯餘一槩混注切不可依如灑空階更闌未休作仄平仄仄仄平平有此鎖窗寒否。前結有作一七字一六字者。如蕭竹屋悵佳人有約難來綠偏滿庭芳草楊先咎恨遲留載酒期程孤負踏青時候是也。此十三字語氣相貫平仄不異作兩句亦無礙。故不另列。後起暮處二字俱叶是客格。蕭子起二字叶次三字不叶。程先于二字不叶。至第五字方叶皆不可從至逃禪竟用忽雙眉暗鬪以忽字領句雙眉二字相連且雙字平聲尤不要矣。若夢窗子似楚江句少似字程先于正店舍句少正字及玉田舊時燕歸作歸燕愁魂正遙作正遠皆刻誤更于付與句想東園句各多一字以致字數參差今細加訂正惟有此一體可從而已。汲古刻夢窗甲集題作瑣寒窗元蕭允之亦作瑣寒窗然查各家俱作瑣窗寒今南曲南呂調亦有瑣窗寒是瑣寒窗乃誤倒也。

按歷代詩餘桐花半畝句花作陰又更闌未休句更作夜此字各家皆用仄聲均應遵改又按季十五之月下笛調與此字句相同詩餘及詞譜均各列一調

金菊對芙蓉

九十九字

康與之

梧葉飄黃萬山空翠斷霞流水爭輝正金風西起海燕東歸憑闌不見南來雁望故人消息遲遲木樨開後不應誤我好景良時只念獨守孤幃把枕前屬付一旦分飛上秦樓遊賞酒卮花迷誰知別後相思苦悄為伊瘦損香肌花前月下黃昏院落珠淚偷垂

月華清 九十九字

洪 璸

正金風以下與後上秦樓以下同稼軒于把枕
前屬付句作嘆平少胸襟平仄全異想不拘

花影搖春蟲聲吟暮九霄雲幕初卷誰駕冰蟾擁出桂輪天半素魄映青瑣窗前皓彩散盡闌干畔凝眸見金波晃漾分輝鵠鷺況是風柔夜暖正燕子新來海棠微綻不似秋光只照誰

人腸斷恨無奈利鎖名韁誰為喚舞裙歌扇吟玩怕銅壺催曉

玉繩低轉

誰駕下與後不
似下同時音面

又一體 一百字

蔡松年

樓倚明河山蟠喬木故國秋光如水常記得別時月冷半山環
佩到而今桂影尋人端好在竹西歌吹如醉望泊萍風裏闊山無
際可惜瓊瑤千里有少年玉人吟笑天外脂粉清暉冷射蘿
花冰蕊念老去鏡裏流年空解道人生適意誰會更微雲疎雨

鶴唳

常記得三句平可仄調異但此處與後脂粉二句宜同或常字誤多別
字作平時字分句耳作者從前詞體可也少年下八字平反亦異

○按王氏校本常
記得別時月冷

半山環佩二句無得字以時字為句又有少年玉人句少年作年少又吟笑天外句笑作嘯又滿空鶴唳句滿空作空庭詞譜未收此詞注中引此句亦作空庭應照改

三姝媚

九十九字

王沂孫

紅纓懸翠葆漸金鈴枝深瑞階花少萬顆胭脂贈舊情爭奈弄珠人老扇底清歌還記得樊姬嬌小可仄幾度相思红豆都銷碧絲空裊芳意酴醿開早正夜色瑛盤素蟾低照薦筍可平同時嘆故園春事已無多了貯滿筠籠偏暗觸天涯懷抱謾想青衣初見

花陰夢好

瑤階至嬌小與後素蟾至懷抱同金鈴枝深四字平聲定格如此查碧山別作用西窗淒淒夢窗一用春衫啼痕一用王孫重來一用清波明眸詹玉用誰家花天皆同各譜收梅溪詞煙光搖縹瓦一首此四字作晴檐風裏裊字仄聲查梅溪本集原係晴檐多風各書誤改裊字耳圖譜仍錄晴檐多風是矣而注多字可仄亦誤若選聲則多風二字皆作可仄尤誤瑤字則不妨作上去聲也夢好二字去上聲勿誤碧山別作用弄晚夢窗用淚滿未起梅溪用暗寫俱妙天游作煙雨則調不振矣

○下十三字照

萬字以萬顆

各家句法分作四字五字四字三句按別家亦有以下二句九字為上三下六句法者如此詞應以贈舊情三字為豆爭奈弄珠人老六字為句又按此調以古樂府三婦豔得名

又一體 一百一字

吳文英

酣春清鏡裏照清波明眸暮雲愁口半綠垂絲正楚腰纖瘦舞
衣初試燕客漂零煙樹冷青驄曾繫畫館朱橋還把清樽慰春
憔悴離苑幽芳深閉恨淺薄東風褪香銷膩綵箋翻歌最賦
情偏在笑紅顰翠暗拍闌干看散盡斜陽船市付與嬌鶯金衣
清曉花深未起

後結多二字餘同暮雲愁下應是叶韻刻本係斂字訛故缺之諸去聲字各家皆同萬勿依圖譜混用總之調之協不協全在平仄古人于平仄無傳書其傳詞即可據也如此篇平仄各家字字俱同豈不可信只夢窗別作于恨淺薄二句云但惟得當年夢緣能短惟字用平然此惟字無理恐是怪字蓋此字各家俱去聲也最賦情二句云傍海棠偏愛夜淺開宴則淺字乃深字訛刻無疑耳○思字叶韻應遵補又按宋詞于複字不甚避忌而此闋清字四見

似當有誤如清鏡或是
青鏡清曉或是侵曉

丁香結 九十九字

吳文英

香弱紅霏影高銀燭曾縱夜遊濃醉正錦溫瓊膩被燕踏緩雪
驚翻庭砌馬嘶人散後秋風換故園夢裏吳霜融曉陡覺晴動
偷春花意還似海霧似仙山喚覺環兒半睡淺薄朱脣嬌羞
豔色自傷時背簾外寒佳淡月向日秋千地懷春情不斷猶帶
相思舊字

故園句美成云葉擲未忍千里云淚眼睛忍擲眼用仄此園字或是國字或曰擲眼乃作平者曾縱周作庭樹方作為誰從周為是前結十二字周云登山臨水此恨自古銷磨不盡似與此同方云青青榆莢滿地縱買閒愁難盡則六字兩句總是一氣豆處不拘此調惟此數篇平仄相合宜學勿樂圖注之寬而自誤也晴字照周方不宜用平况晴動欠妥必是暗字無疑海霧句應一字按王氏校本晴動作暗動又後半第二領句起必係似海霧仙山之訛○句作似海霧仙山與萬氏論同應照改

念奴嬌

一百字
又名百字令
大江西上曲

壺中天
無俗念
淮甸春

百字謠
醉江月

大江東去
湘月

辛棄疾

野棠花落又_{可平}恩_{可仄}恩_{可平}過了清明時節_{可平}殼地東風欺客夢一枕銀屏
寒怯_{可平}曲岸持觴垂楊繫馬此地曾經別樓空人去舊遊飛燕能說聞道綺陌東頭行人張見簾底纖纖月舊恨春江流不盡新恨雲山千疊料得明朝樽前重見鏡裏花難折也應驚問近來多少華髮

此為念奴嬌正格○清明明字平而于湖作一點張按歷代詩餘銀屏作雲屏又樞作漁唱李彭老作清透董明德作多愛亦用反聲○經別作輕別又不盡作不斷

又一體

一百字

蘇軾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

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處

檣艤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

樽還醉江月

此為念奴嬌別格。按念奴嬌用仄韻者惟此二格止矣。蓋因小喬至英發九字用上五下四，遂分二格。其實與前格亦非甚懸殊也。奈後人不知曲理，妄意剖裂，因疑字句錯綜，餘譜諸書夢夢竟列至九體，甚屬無謂。余為醒之曰：首句四字不必論，次句九字語氣相貫，或于三字下或于五字下畧斷，乃豆也，非句也。詞綜云：浪淘盡本是浪聲，沈世作浪淘盡，與調未協，愚謂此三字如樵隱作算無地闊風頂此等甚多，豈可俱謂之未協乎？人讀首句必欲作七字，故誤而譜中不知此義，因以為各異矣。故壘以下十三字語氣于七字略斷。如此詞人道是三字，原不妨屬上讀。譜中不知此義，又以為各異矣。羽扇以下十三字，即與前故壘句同。因處字訛，間字譜又以為各異矣。至多情句，因讀我字屬上句，故又以為異。不知原可以我字連下讀也。詞綜云：本係多情應是一句，笑我生華髮一句。世作多情應笑我，益非。愚謂此說亦不必。此九字一氣，即作上五下四，亦無不可。金谷云：九重頻念此。袞衣華髮，竹坡云：白頭應記得。樽前傾蓋，亦無礙于音律。蓋歌喉于此滚下，非住拍處，在所不拘也。更謂小喬句必宜四字，截了字屬下，乃合則。宋人此處用上五下四者，尤多不可枚舉。豈可謂之不合乎？又如前詞簾底纖纖月五字，易安作玉闌干慵倚，惜香作倚闌干無力句，亦稍變。總不必另作一體也。至如芸窗子道字，笑字作平聲，蘆